

何东_著

两吨猫胡子

华艺出版社



90163066

两吨猫胡子

I267
1384

I267
1384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两吨猫胡子/何东著. - 北京: 华艺出版社, 1997. 11

ISBN 7-80039-414-X

I. 两… II. 何… III. 杂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 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04762 号

两吨猫胡子

何东 著

华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朝内南小街前拐棒胡同一号)

邮码 100010 电话 66736751)

北京市仰山印刷厂印刷

850mm×1168mm 1/32 12.25 印张 280 千字

1997 年 8 月第一版 1997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

ISBN7-80039-414-x/I·610 定价:18.80 元

出书何必名家序(代前言)

何 东

我以前没出过书，不知道那是一种什么感觉。而看到许多人出书时，都要请名人在前面写序，就更无从体会那又是一番何样滋味在心头。

大家有目共睹的，谁见过吴冠中、钱钟书这些先生们自己出书，还请别人写序的？人家不介，全都是“自序”。自个儿说自个儿，无论是自夸还是自贬，没别人什么事，说好说歹全是自己给自己买单结账，绝对不请别的名家再劳一回神。

我总隐隐感觉出书请名人写序，很可能是一件两边麻烦的事情。首先一点，出书本来就是为自己出名，可一请名家写序，反而于自己出名有了妨碍。您连书都自己写出来了，为什么还心里底气不足，非请名家在书前造句作序，说些名话以壮声威。这就好比盖房砌院，正房、厢房本来都已立得结结实实，却还非得叫人在院门口立个漂亮影壁。其实生人一米，却先叫漂亮影壁拦住一道，反而半天看不见里面的正房了。此外，请名家作序，对名家本人也是一件挺尴尬的苦差事。如果名家真见到有

261

148
w3

谁人书得好，完全可以另行发表评论。可一旦“老师前辈”恭恭敬敬求上门来让您写序，您说写不写，而且怎么写才算合适？光拣好听的词堆，那是违心地捧脚之为，着着实实好坏说得分明，简直又成了当头闷棍和下马威，若取中庸之道写法，七分成绩三分缺点，那更成了总结汇报糊弄人，总之这给别人写序的事，是很叫名家为难的。可能也正因为如此，所以我见到许多名家因为推不开而给别人写序，那方法都聪明之极，上来先不说被序的书内容如何或怎样，干脆就扯别的闲话，直到一篇指桑说槐的千字美文快写完了，这才百来字一段行文就把书里内容不好不坏地一笔带过，于是蜻蜓点水一样即把一篇序就此打住了。

照我这以前没出过书的人看，甭管谁，也不论自己的书写得怎样，一旦正式出版就一定该自序。让人一翻开书皮就见出作者自己有份儿，不用求谁画幅影壁。其次，自序无论怎么自吹自擂，也是文格自封，用不着还拉着哪位名家再一块儿搅这趟浑水。

1997.5.6

目 录

一、无忌的放言

- 1/两吨猫胡子
- 3/不许动
- 6/戏说永别
- 9/浑身是假雄赳赳
- 11/抚摸名人
- 14/虚衔名片与“著名”介绍
- 16/吃喝的折磨
- 18/甩卖自己
- 20/戏谈预测
- 23/良知的麻木
- 26/鳖精与鳖河
- 28/怀旧不如打“面的”
- 31/脸面·风险
- 33/趋时有感
- 35/包青天和钥匙链
- 37/假作真时还是假
- 39/钱是什么东西
- 41/美食与节育
- 43/狗命不宁
- 46/猫让我知道
- 48/随团采访日记
- 50/如何面对小山智丽的“邀戏”

53/关于小山智丽争论的答辨

56/超脱的泛国际的“邀戏”

——叶永烈的《何智丽风波》读后

60/关于“圈”

62/麦当劳变风水

64/魏延冤在骨质增生

67/我们再有一发炮弹就能赢吗？

69/你并不重要

72/八宝庙会

74/倒过来的逻辑

——王海打假现象质疑

77/人和动物是同乡

80/梦里我是谁

83/让我害羞

86/吃亏·务虚·距离

88/女人四十——不惑中的大惑

93/如今爱情系何处

95/素面矫情

(附:《素面朝天》)

100/单纯就差一秒钟

103/闲话淑女

106/夫妻长如知己

109/就怕女人向偏执

111/找个乖乖过家家

- 114/媚雅的回归
- 116/明星婚变乱弹
- 119/“骆驼”牌遗梦
- 121/别卖狗皮膏药
- 124/自由阅读
- 127/就差一味毒蛇胆
- 129/气场意外有奖
- 132/别把孩子吓着
- 134/明星与枪手
- 136/装修后遗症
- 138/记者如何吹自己
- 140/广泛收钱
- 142/由麦当劳而想起

二、文艺门外谈

- 145/甜歌星殉死人
- 147/相声危机之我见
- 149/无中生有与有中生无
- 151/去粗取精与去伪存真
- 153/自我感觉与个人素质
- 155/新片介绍与影视评论
- 157/不战而胜说王朔

161/	什么文章不能算是影评
164/	怎样导演一出闹剧
166/	闹剧的尾声
	——对导演古榕告状信的几点应答
	(附:究竟是谁导演了一场闹剧)
174/	半老的搂抱和徐娘的忧怨
178/	哀其不幸 怒其不争
183/	独身女人不孤独
185/	心灵不能承受压抑之重
	——关于电影《霸王别姬》的题外话
188/	《过把瘾》小引
191/	电视剧逼我进影院
193/	是好的永远吸引观众
195/	《红番区》联想
198/	直面平常才是真
	——电视剧《孽债》观后随谈
201/	好电影都是钱堆的吗
203/	减法人生
	——电影《阿甘正传》的启示
207/	表演内外的心理定位
210/	海外大片与走向世界
213/	引进的轰炸
216/	脂粉电影露端倪

219/不甘于总是逆来顺受

——电视剧《东边日出西边雨》对女性题材的突破

223/讽刺与幽默

——电视剧《宰相刘罗锅》观后

225/这一番催人泪下我永远不懂

——关于《廊桥遗梦》的题外话

228/该抢救谁

230/枣花与别墅

233/精美的不伦不类

——电影《秦颂》断想

236/巧妇难为无米炊

239/电视吸毒

241/泛滥主持

244/稀释名人

246/专栏男主持小议

248/电视笑话集锦

250/电视脱口秀士

252/文化的透支

——关于《倪萍访谈录》的一点看法

255/恩雅与贝多芬

258/飘逸的悲沉

——有感于电影《辛德勒名单》的主题音乐

三、昨天的情感

261/第一次爱

264/水中有个月亮

269/惟一者别无选择

273/错过

275/心镜 2.0

277/梦恋呓语

280/诚心“骗钱”

283/难得的天真

285/“小豆冰棍”后遗症

287/就因为笨

289/难得明白

291/窃书

294/妻子爱舞

297/黑土地上梦和泪

——写在1990年《北大荒知青回顾展》结束之际

342/十年说妻

346/月有阴晴圆缺

348/旁观生死

371/后记

两吨猫胡子

说一段绝非杜撰的真实生活幽默。

偶一日，京城内数十位旧日的大学同学，因为个什么由头，在某酒店举行 Party，酒过三巡之后，当年的白面书生们，脸上渐渐有些串皮见红，热门话题自然而然就顺延到了买卖和生意上，股票、地产、钢材，个个嘴上顿时全无遮拦，当然还有更不示弱者就说到黑海上正漂着几只俄国旧军舰，可以倒来办个拆船公司，或弄一批美国淘汰的旧飞机，等等。

正说到一个热火朝天的高潮，京城某大报一女记者，忽然举杯向老同学们郑重宣布，她受深圳一位外商正式委托，要从国内高价购进一批当今国际上走俏的热货，现在所有批文外汇资金及应备手续已一应俱全，只是货源实在难寻，如有能人可找到所需货源，即可坐收一笔数目可观的美金。因她平时一向沉稳少言办事严谨，在场的人立刻中止七嘴八舌，连忙向她询问外商到底要的是什么货，她卖关子似地啜饮了两口葡萄酒，然后缓缓说道：

“人家就要两吨猫胡子。”

“出口猫胡子，要这玩艺干啥？”“开发研制一种特异功能刷子。”女记者不紧不慢地说。“真是美元付款吗？”重赏之下已有勇夫凑到她近前。“我什么时候对人说过瞎话？”“行了，不就是两吨猫胡子吗？你就等着看货付款吧。”那勇夫不容其他人争抢，已将此业务独家承包了。

足足两周过去，只见勇夫风风火火四处奔忙，女记者一味电话急催，他却一直推说还得等等。

整整一个月过去，勇夫终于沮丧地找到了女记者，疲惫不堪地向她诉说：“鸡毛、鹅毛，哪怕是马鬃人须，要什么不行，干嘛非要猫胡子呢？我这一个月好不容易买了 100 只猫，胡子全拔下来也没凑足 2 钱，到处托人打听，也没听说哪有养猫场。”

女记者听罢弯腰笑出了眼泪，最后刻薄地讥讽他说：“不是我说话不算，这笔美金你是真没戏了。”原来那女记者是冲着他热昏的经商头脑，拿一件任他天大本领也办不成的事，和他开了个大玩笑。

如今的中国，有些人颇有些相似于当年美国的西部大淘金，侃什么神话都会有人相信，只要悬赏诱人，不论什么吓人的事什么玄乎的货，也有人冲锋在前敢应承下来，先抓紧在自己手里再问能不能办成。所以举目四顾到处都是浮躁面孔和团团乱转的腿脚，然而无论你怎么抓紧，一只猫毕竟只有那么十几根稀疏的胡子，想要凑足两吨，似乎得集合全球所有的猫才有希望。

市场经济，人人都在学习务实经商，本来木兮兮的脑瓜里多添生意经，尤其对书呆子们本来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但人们在进行各种热炒的同时，不妨也能保持最后一分冷静的理性思考，比如，天上的太阳和月亮，暂时还得实行全球公有制，而不能摆在桌子上漫天侃价，号称下海者也不可能把蓝色的大海一夜之间就变成可以贩来贩去的盐场；再比如，一共只有一吨钢材，却由一万个人合起来倒，一人恐怕也只能分到一块钢渣，一辆汽车十万个人都在谈，每人最后恐怕也只能落下一小块漆皮而已。

生意不妨继续做，十万百万随便人人都往高上侃，但还要切切注意大脑里的温度和容量，否则，瞎忙一场，也真难凑足两钱猫胡子。

不许动

这是小时候从电影上学来的一句游戏语。小孩儿之间玩打仗游戏，忽然有一支玩具手枪顶到屁股上，然后就听到“不许动！”三个字，于是赶紧举双手表示投降。当时我自然想不到，儿时这三字戏语，如今却成了不少成年名人的一种无形禁忌。

一个月前，我在北京一家报纸发了一篇 600 字小议论，题为《主持人的笑》，对当今电视上某一两位女主持人的职业笑容，很客气地表示了一点商榷。小议发表之后，我尚未听说那一两位被我商榷的主持人有何强烈反应，倒是耳闻了一些记者同行们因为我那篇小议，很为被议论的主持名人大抱不平，说我不该对如此有脸有衔的名人进行“人身攻击”。当时我觉得别人说得或许有道理，于是便怀着很深的自责之心，静夜重读自己那篇小议，可再三看过，也不过是从一个普通观众的角度，对电视名人说了几句不同看法，又再四细想，若依我以往写文的惯有笔法，这篇 600 字小议已算是极其温柔了。于是又再反思，终于恍然明白我原来是犯了成年名人“不许动”的禁忌。

类似经历其实几年前已领教过一次，当时正巧也是在这家报纸上，发了一篇 400 字超袖珍议论，只对某男歌星上台无论唱、蹦、笑，都颇见阴柔秀气不以为然，之后就有几位女同行甘为那男歌星充作刀手，一篇篇反击文章，匕首般投射在各报上，那义愤填膺的声讨语气，倒好象我是大大得罪了她们自身

的性别。其中有一两位女同仁着实厉害，以“那你说什么人才能算是真正的男子汉？”为话题，挑起一场笔战才肯罢休。她们不知道我也有个毛病，凡批评议论无论长短，歹话只说一回，然后就“打一枪换一个地方”。

只因为这两年报上反复强调反腐倡廉，于是才想到个别有身份名人的“不许动”，或许也可以算作一种精神腐败。观如今世态发展，似乎名人“不许动”的势头越来越盛，无论是演电影的、写字的、当了什么代表的，还是唱歌的、练武功的、玩预测的，包括赚了几皮包大钞的，只要一入“名流”，便属“不许动”之列。不相信的话，就请细想一下，这几年来见到的诸多明星写真、“名”书评论、“名”影观后、大师出山之类文字，一律全是温柔“抚摸”或抬头瞻仰。正因为这一类捧场文字太柔太甜太腻，所以凡此类文章真叫人不忍多看。然后，眼看这路文字慢慢竟也由一些“工种”比较熟练的文字师傅，逐渐弄成一种“酸菜八股”：起笔一般首先是某名人近因某影片、某著书、某玄说而光芒万丈了；然后就是名人的经历钩沉，包括名人的胎育就非常神奇或离奇；再后就是名人有何怪癖（如：不讲卫生属倜傥风流，失言错话则归幽默诙谐，性格缺陷算是个性特征等等）；日后将继续光芒万丈云云。另有一些文字师傅和名人凑得近乎接触过多，名人的优点没学来，名人的怪癖却沾了一身，说起话来也就愈见胆大：“我的笔想让谁红，谁就能红。我的笔想让谁臭，就一定臭。”这好比一位文人对大海抒情：“你们快来看啊！我一开口，大海就动起来了！”我想，那一定是海上起了大风，绝非是靠嘴吹动的。

就因为这种“酸菜八股”已经小成气候，所以才愈发养成了有身份名人“不许动”的无形禁忌。俗话说：狂人全是熊人给惯出来的。这话不无道理。因为日久惯成了他们的毛病，所以现在的评论稍见犀利、尖锐、泼辣、刻薄的味道，不待名人自己暴跳

如雷，那些惯于喝彩捧场的文字师傅一见谁是异端，谁有些自己的独立见解，便会刀箭齐出，群起而攻之。

然而我想，和孩提时玩打仗游戏一样，玩具手枪毕竟是玩具手枪，打不死人，只能吓唬人。只是长此下去，便会萎靡败坏了一代文风，更加助长个别有身份名人“不许动”的霸气。曾经听有人改一句伟人名言道：心虚使人进步。人生的事实是否真是这样，我当不再废话，大家心里自然有数。

戏说永别

老爹住院，我去陪床。那有一位我熟悉的女大夫，几年间在死亡率很高的脑外科病房医治了无数病人，长久之中，她静观过许多 20—80 岁的患者，因为各种病因永别了人世。她因此不无幽默地对我说过这么一句话：“人过 40，活一天就赚一天。”我不知道她这番话是不是有点太宿命了，但大夫常常跨越在生死之间看许多事情，当然也自有与我辈不一样的见识和感触。

小的时候，我最怕死人了。那时的北京城里，谁家发丧，哪儿像现在这么简单便当，到八宝山告别了遗体，然后就拉进去烧完了事。那时死一个人，还要举旗打幡披麻戴孝，亲戚朋友一齐来到，很隆重地哭着嚎着列队步行到护城河边，烧掉许多花圈纸马之类，祭奠一番。记得那时候我只要一听见街上有惨亮的喇叭声响起来，就赶紧躲进院子里把大门别上。然后心里怦怦乱跳的，可还要踮着脚从门缝里向外观望那热闹的阵势和场面，晚上接着作一个挺吓人的恶梦。逐渐长成大人的过程之中，时不时都能见到熟悉或不熟的别人躺倒和我永别，那小时候对死人的害怕，竟慢慢给消解没了。到如今我自己也已经 40 多岁的人了，更到了常常要去八宝山送老辈人一步登天的年龄段上了，仅去年后四个月里，就去那里默哀了 6 次之多，其中有我朋友的爹，也有我爹的朋友。和人永别的次数愈来愈多，心里又添了一份琢磨，琢磨已经永别了活人的死人，也琢磨来此永别死人的活人。